

周口古树名木摸清家底 862株!

□晚报记者 朱保彭

本报讯 我市最古老树木的树龄有多久了?百年以上的古树名木有多少棵?前不久我市开展的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中,古树名木也列入了普查之列,普查结果显示:我市古树名木达862株。

据市林业局林业高级工程师刘中山介绍,所谓古树是指生长百年以上的老树;名木指具有社会影响、闻名于世的树,树龄往往超过百年。2005年,我在册百年以上古树171株,死亡26株,活立木145株,其中古树群两处;淮阳太昊陵古树群有古树90株,鹿邑老君台古树群有古树13株,其他散生

古树42株。这些树中有国家一级(500年以上)古树31株,国家二级(300~499年)古树91株,国家三级(100~299年)古树23株。据此次普查结果显示,目前我市现存的862株古树名木分属9科,16属,16种,树种丰富多样且分布不均,有的在豫东地区很少见到。在这些古树名木中,古树有145株,占全市古树名木总数的17%;名木有717株,占全市古树名木总数的83%。

树和人一样都是有生命的,树和人一样也都有历史和故事。树养人、人护树,形成了相融共生的密切关系。由我市林业部门编辑的《周口市古树名木人文景观集锦》记载了这些古树名木的大量传说

和典故。这些古树名木的存在,不仅见证着周口大地的繁荣与发展,是绿色文物与活的化石的展览,更是历史的记载,灿烂文化的缩影,物种资源丰富的象征。

在这些古树名木中,有关于人祖伏羲的神话,有关于道家老子的故事,有关于王莽撵刘秀、朱元璋登基的传说,也有关于袁世凯家族的典故……人与树的传说和典故林林总总。还有许多古树名木与太昊陵、女娲宫、老君台、太清宫、支亭寺、白塔寺等建筑物息息相关。

在这些古树名木中,有“豫东树王”之称的2300多年的鹿邑白果树,有2100多年的扶沟国槐树,有淮阳太昊陵和鹿邑老君台的古柏

群,有商水黄寨的明朝古柿树,有项城王沟的古皂荚树,有西华昆山的“龙榆”,有川汇区杨脑村的古葛藤……在这些古树名木中,有些树木不仅稀有,还很神秘,比如太昊陵的“柏抱榆”、郸城南街的“朴挽椿”、项城秣陵镇的“树上树”……因气候条件和偶然因素所产生的这些奇树,被当地群众赋予了奇异的色彩。

从今日起,本报开设《探访周口古树名木》系列报道,陆续刊登我市一些极具代表性的古树名木,从最古老、最稀有、最奇特、最名贵、最具故事性等几个方面着手,勾画出我市古树名木的大体轮廓。(今日A07版推出首篇《“豫东树王”藏身老子故里》)

书牵你我 传递文明

川汇区委宣传部 捐赠书籍1.8万册

□见习记者 范小静

本报讯 川汇区委宣传部接到向市图书馆捐赠书籍的倡议书后,多次召开会议,并向区直各单位、各街道办事处等发放倡议书300多个。据了解,此次川汇区委宣传部向市图书馆捐赠书籍达1.8万册。

7月26日,在川汇区行政中心综合楼大厅,前来捐书的个人和单位络绎不绝,有的用手提、有的用车送,川汇区委宣传部工作人员则忙着登记造册,所有人都以饱满的工作热情表达着他们对此次捐书活动的重视与支持。经过一上午的努力,川汇区委宣传部工作人员把收集整理好的1.8万册图书运送到市图书馆。

川汇区委宣传部副部长涂健说:“这次我们捐赠了近两万册书,今后,我们会加大宣传力度,继续向市图书馆捐赠更多好书,为我市文化事业发展作出应有贡献。”

沈鹏刘伟二人集 亮相首都受青睐

□晚报记者 杜欣

本报讯 近日,中国文化出版社出版的沈鹏刘伟书法合集《诗情墨韵》在北京出版发行,该书的问世,受到首都书法界的广泛关注,不到半个月时间,两万册图书就销售一空。目前,该出版社正准备再版发行,以满足广大书法爱好者的需求。

现年82岁的中国书协名誉主席沈鹏先生是中国书坛公认的草书大家,在国内外享有崇高的声誉。刘伟系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周口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淮阳县书协名誉主席。他擅写草书,尤其是对于右任标准草书的研究达到了较高的水平。他写的草书既有于右任的风韵,又有章草和八大山人的意趣,很受沈鹏的赞赏。

近年来,沈鹏与刘伟曾一起入选《中国书法十大名家》、《中国书法十大楷模》、《中国书法十大风云人物》等多部书画集,但两人联手合作还是首次。



记者走基层 感受新变化

越洋通讯越来越便捷

□晚报记者 朱保彭

上个世纪末,在沈丘县城,谁家的儿女若能出国留学,是亲朋好友最引以为豪的事情,被誉为土堆上长出了灵芝草。到异国他乡留学的孩子,用何种方式与家人沟通最经济实惠?今年67岁的李重德心里最知底了,随着他的儿子和女儿相继出国留学,李重德老两口见证了十几年来长途越洋通讯的变迁。

上世纪90年代初,李重德的皮革生意越做越大,后来建立了一家皮革加工厂。李重德的事业做得如火如荼,膝下的一双儿女学习也很用功。1994年,李重德的大儿子

李超被选派到菲律宾一所大学留学。李超到菲律宾后,每个月会往家里写两封信,每封信寄到李重德手里需要近半个月的时间。李重德念子心切,为了能与儿子及时联系,他花了3000元钱装了部老式的旋盘拨号电话机。李重德说,那时候人们打国际长途需要先向总机报出自家的电话密码和账户,等总机将长途电话接通之后,总机再电话通知机主说长途接通了,可以通话了。即便如此,李重德还记得,因为当时电话信道较忙,他白天往菲律宾打电话很少能打通,就算晚上儿子能打回来电话,他也只能听到微弱的声音。那时候国际长途资

费非常贵,李重德当时每个月的电话费多在300元以上,相当于老伴一个月的工资。话费最多的是春节期间,一个月要五六百元。直到1998年李超留学归来,在北京工作后,李重德才不用每月都支付高额话费。

2000年春,李重德的女儿李蕊到澳大利亚留学。当时手机刚刚在国内工薪阶层中普及,李重德为女儿买了部很时尚的西门子手机,但女儿到澳大利亚后发现西门子手机入不了网,便在本地又买了一部。由于当时用手机打国内电话费用很高,所以每次都是女儿使用当地的固定电话打回

来。2008年,李蕊在澳大利亚定居后,李重德和女儿之间的长途越洋电话费用有所降低,但为了节省话费,一般情况下都是李蕊发短信与家人联系,每条短信费约合人民币1元多。

近几年随着互联网的普及,李蕊给家人的联系除了偶尔发短信外,最多的则是通过QQ视频聊天。李重德说:“用QQ视频聊天咱们这里不收费,那是因为腾讯公司是咱中国的,在国外,用腾讯QQ的客户不多,而且还要收费。但总的来说,QQ聊天同寄信、打固定电话和手机相比,费用真的是便宜很多!”

广告